

[苏] В. П. 戈卢宾科

必然和自由

北京大学出版社

必然和自由

[苏] B.П. 戈卢宾科著
苍道来 译 李树柏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В.П.ГОЛУБЕНК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И СВОБОД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必然和自由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34千字
1984年2月第一版 1984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统一书号：2209·28 定价：0.65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探讨必然和自由这一对哲学范畴的专著。作者在本书中阐述了历史上关于必然和自由的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必然和自由学说的创立及在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作者根据现代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论述了必然和自由的相互关系，分析了必然和自由范畴的认识论功能，探讨了必然性同规律性、偶然性、可能性、现实性及盖然性等范畴的关系，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自由观也给予了一定的批判。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室B.П.戈卢宾科的学术专著。在书中作者探讨了必然和自由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必然和自由学说的创立在哲学史上所完成的革命变革，研究了这一学说发展的列宁主义阶段。作者根据现代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发展，阐述了必然和自由（包括历史必然性和自由）的相互关系，分析了“必然”和“自由”范畴的认识论功能，探讨了必然性同规律性、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及盖然性等范畴的关系，同时注意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的反动自由观。

本书具有叙述简洁、条理清楚和内容丰富的特点。因此，它对我国哲学工作者、高等院校、党校的哲学教员、哲学系的学生以及自修哲学的同志，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书中的某些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读者在使用本书时请注意鉴别。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运朴同志帮助初校了第一章的部分译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对译文中的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一九八三年二月

序 言

苏联哲学家在研究“必然”和“自由”范畴的种种问题方面做了大量的和多方面的工作。在谈到这方面的显著成绩的同时，不能不指出，研究作为特殊哲学范畴的必然和自由的相互关系的重要著作还很少，全面而又深刻地揭示“必然”和“自由”范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本范畴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著作也不多。某些研究人员没有把这些范畴纳入辩证法范畴体系，这显然是因为他们仅仅把它们归到历史唯物主义去了。在教科书和专题学术著作中，通常并不注意把必然和自由当作有互相关系的哲学范畴来分析，也不注意它们的一般哲学内容和认识论功能。许多作者主要都在研究客观必然性和人们的自觉活动的相互关系，研究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在某些辩证唯物主义教学大纲中，甚至没有提到这对范畴。同时，有些著作则把必然和自由当成辩证逻辑的范畴，而把二者的相互关系当成辩证的发展规律来研究。在研究这些范畴时，还会遇到其他一些困难。

要使“必然”和“自由”范畴的研究取得成效，就必须划清哲学、社会学、历史、政治经济学、社会政治以及其他问题的界限，必须找出必然性的每一种形式和每一种自由的一般特点，还要阐明它们的每种具体表现所固有的特殊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被研究的范畴才能在解决各个知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时，充当有效的方法论工具。

因为哲学范畴就其内容来说属于最一般的概念，这样就

产生了如何找出各种类型的必然和自由的共性这个问题。研究必然和自由这对对立范畴的相互作用，研究这对范畴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其他范畴的联系，这是揭示这对范畴的一般哲学内容的一条正确的途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切范畴都是如此。

“必然”和“自由”不仅包含认识方面，而且包含价值方面，它们既是认识的武器，又是思想斗争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说的角度研究这对范畴，必然会补充方法论的分析。在研究“必然”和“自由”范畴的相互关系时，坚持阶级的、党的立场是极为重要的，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极力歪曲的正是这个问题。只有从工人阶级的思想立场出发，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评价作为人的最高价值的自由，因为工人阶级正在努力消灭剥削和建设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思想家正在鼓吹“绝对的”、超阶级的自由，以便欺骗人民群众。正如列宁所说，剥削者在“自由”这个伟大字眼的掩盖下，进行抢掠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号下，掠夺劳动者。^①

这本书主要是对“必然”和“自由”范畴作认识论的分析，即分析它们的产生和它们的认识论作用。

关于书的结构还要交待几句。本书是由两章组成的。

第一章包括哲学史方面的简要分析。作者对必然和自由问题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所做的研究，仅仅限于揭示哲学思想得出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答案的途径所必须的部分。正如第一章所阐明的那样，只有基于马克思在哲学上完成的革命变革，而且主要是随着唯物史观的发现、革命的辩证法同唯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第227页。

物主义的结合、创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和把党性原则彻底运用到哲学中去，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一章还阐述了这样一个原理，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学说和由此产生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对于科学地理解自由和必然的实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本书的第一章中，着重分析了自由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前提，分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决定论以及把握历史必然性的具体途径的理解；作者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必然和自由相互关系的学说，是在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意志论、讲坛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唯物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机会主义，以及同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及“经济派分子”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作者指出，列宁对主观唯心主义关于必然和自由相互关系观点的反动实质所做的揭露，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第二章中，作者力求揭示“必然”和“自由”范畴在认识论中的作用。作者在研究这对范畴的认识论功能时，始终联系因果性、规律和规律性、偶然性、盖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真理等范畴，然后又不断拿它们同“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自发性”和“自觉性”等范畴做比较。作者认为，必然和自由的范畴同样既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又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这些概念都属于下述范畴，这些范畴可以确保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这两大组成部分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在这一章中，作者还阐述了社会自由的主要方面，它的物质基础和阶级性质。

因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无论哪一个流派和以往的哲学

相比，事实上都沒有就所研究的问题提出任何新的看法，更沒有提出新的答案。因此，本书仅仅对现代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典型流派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必然和自由的学说的形成和发展.....	(1)
马克思以前哲学中的必然和自由.....	(1)
马克思主义在解决必然和自由问题上完成的革命变革.....	(38)
第二章 “必然”和“自由”范畴的认识论功能.....	(99)
必然和自由的有机联系.....	(99)
反映是人类自由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108)
“必然”和“自由”范畴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其他范畴的联系.....	(113)
几种资产阶级的必然和自由观.....	(153)
参考书目.....	(190)

第一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必然和自由的学说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以前哲学中的必然和自由

古希腊罗马哲学家论必然和自由。关于必然和自由的思想还在远古时代就产生了。Г. В. 普列汉诺夫写道：“关于自由和必然的问题——这个旧的，然而永远是新的问题产生在十九世纪的唯心主义者面前，正如它产生在前一世纪的形而上学者面前一样，正如它产生在提出存在与思维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所有一切哲学家面前一样。这个问题，像斯芬克斯一样向每个这样的思想家说：**请你解开我这个迷，否则我便吃掉你的体系！**”^① 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围绕着必然和自由问题展开的斗争，反映了哲学上两个基本派别，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前者从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坚持人的意志是被决定的，而后者则以非决定论的立场断言意志绝对自由。哲学史上反对非决定论的斗争，对于揭露唯心主义关于必然和自由的观点具有重大意义，它证明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这样，这场斗争就促进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形成和发展。

^① Г. В.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7页。

同把世界秩序看成是神力所致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相反，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是永恒地存在着的，并且是按其固有的内在规律发展着的。

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过程服从严格的节奏和秩序。而人们是能够认识这个秩序的。这位哲学家教导说，人们的智慧就在于悟出真理，倾听自然的呼声，并按照自然行事。

德谟克利特认为，凡是受因果关系制约的一切都是必然的，也就是说，他把必然性同因果性等同了。既然一切都是原因的，因而一切就都是必然的。德谟克利特试图对必然性加以分类。他把必然性分为外在和内在的两种。他认为，内在必然性不是任何人放到物和过程中的，而是在某些条件的影下自然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位哲学家说，社会固有的外在必然性是由于人们之间的协议而形成的。这位思想家认为，必然性是弱小的还是强大的，这取决于原子联系的稳固程度。

德谟克利特对人们的社会自由的想法是矛盾的。他认为个人的最大自由在于他的独立性，在于他能超越社会。德谟克利特又教导说，但也不应忽视，由于个人软弱无力，他并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和满足自身的需要。因此，一个人的自由同社会的自由是联系在一起的。德谟克利特把国家看作是每个公民自由的支柱，因此，他号召把国家利益放在一切之上。

德谟克利特关于必然和自由相互关系的观点是乐观主义的。这位思想家相信人的潜在能力，他认为，人借助知识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而在人类面前展现出无限美好的远景。但是，与此同时，德谟克利特却把渴求知识仅仅看作是达到美好心境的手段，他认为生活的目的正在于此。他根本不懂得

作为改造世界的手段的知识有什么作用。

与德谟克利特相反，客观唯心主义的奠基人柏拉图发展了关于合乎目的性的目的论学说。在柏拉图看来，支配世界的秩序是合乎目的的秩序。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在追求一定的目的，即力求达到善。柏拉图断言，每一个人的灵魂中都有三个本原：理性的、激情的和非理性的或曰情欲的本原。依他看来，既然每个事物都与观念和理念有关，所以，人就其灵魂的理性本原来说也和观念有关。因此，人的灵魂若不参与观念世界，也就不可能有人的自由。人的任务就是使自己灵魂的非理性部分服从于灵魂的理性部分，并抑制自己的恶欲。但是，为了达到真正的自由和善，光这一点是不够的。在柏拉图那里，个人并不是自由的主体。这位哲学家认为，自由的主体是整个社会，即那个被他理想化了的乌托邦国家，在这个理想国里，所有人的利益都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

亚里士多德在解决必然和自由问题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

亚里士多德把自由的概念同适合目的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断言，在人身上也像在任何事物中一样，都有一种追求目的和理想的内在欲望。不过正是在人的本性中却潜伏着阻碍实现目的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因此，人在追求最高幸福时应该讲道德，善于正确判定目标，以便完成导致善果的正当行为。这位哲学家认为，真正的知识和从善的习惯是达到目的的重要手段。但是，这位思想家又教导说，人在选择真正的目的上是不自由的，因为真正的目的是天赋的。因此，一方面，自由就其最高形式而言是天赋的，因为对真正目的的追求并不服从个人的选择，另一方面，人在自己的行动中，自

始至终又都是自由的，因为他是自己行为的主人。人要想自由地行动以期获得那些旨在寻求“中庸之道”的德性，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很困难的。这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了一个结论：既然只有那些天生具有真正目的的人才能至善至美，而那些没有天赋品质 and 美德的人，则无论怎样也不能得到这些品质，因此，有些人一生下来就命中注定要享受荣华富贵和发号施令，而另一些人则注定俯首听命、受苦受穷。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充当了奴隶制社会的辩护士。在我们看来，亚里士多德关于目的和必然性的见解，包含着必然和自由相矛盾的思想。

与自己的前辈不同，伊壁鸠鲁纯粹是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提出自由问题的。他感兴趣的只是哲学家个人的自由，他认为这种自由是最高的幸福。他追随德谟克利特，承认严格的决定论，但是，为了论证个人自由，他对决定论的概念作了重要补充。在伊壁鸠鲁看来，原子不仅按严格的规律运动，而且也能偏离自己的轨道。这位思想家把这些偏离看成是由原子内部结构的特征制约的普遍规律的某种特殊性。伊壁鸠鲁的这个思想，对于理解必然和自由的相互关系是极其重要的。这个思想不仅含有从自然科学角度论证个人自由的尝试，而且还有力求证明自由主体的某种相对独立性的意图。

伊壁鸠鲁的个人自由在于合理地选择享乐、精神的安宁以及于逆境中保持坚强不馁。伊壁鸠鲁的哲人作为自由的主体是远离社会风暴和社会动荡的，他沉于个人感受的天地之中，因而具有无所畏惧的特点。这与其说是优游自在的人，不如说是躲避灾难的禁欲者。伊壁鸠鲁没有谈到为什么需要自由的问题。他只是从另一方面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因摆脱那不能带来快乐的东西而得到的自由，才是个人的最大幸

福。伊璧鸠鲁写道：“当我们说快乐是一个主要的善时，我们并不是指放荡者的快乐或肉体享受的快乐（如有些人所想的那样，这些人或者是无知的，或者是不赞成我们的意见或曲解了我们的意见）。我们所谓的快乐，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不断地饮酒取乐，享受童子与妇人的欢乐（指男色与女色。——编者注），或享用有鱼的盛宴，以及其他的珍饈美馔，都不能使生活愉快；使生活愉快的乃是清醒的静观，它找出了一切取舍的理由，清除了那些在灵魂中造成最大的纷扰的空洞意见。”^①

伊璧鸠鲁关于自由的学说是奴隶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时代产物，是统治阶级土崩瓦解的产物，它是关于如何躲在个人精神世界里以摆脱尘世纷扰的一种独特的建议。由此可见，伊璧鸠鲁所鼓吹的并不是活生生的行动上的自由，而只不过是思想的自由。同时，他关于自由的主体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应勇敢无畏、坚韧不拔、自立自强的学说，充满了反抗的精神，因而影响了许多同黑暗势力和社会压迫斗争的战士。

像伊璧鸠鲁一样，斯多葛派也鼓吹个人主义。芝诺、克里西普斯、克利安梯斯和佩尔谢斯都认为，自由的基础是自然规律和宇宙的秩序，这种秩序按其内容来说是合理的。他们推论道：因为人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人的本性也是理性的。因此，早期的斯多葛派认为，自由的实质在于人要服从自然的规律。但他们又断言，根据自然规律生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只有那些在道德上尽善尽美的贤哲，才能遵循宇宙秩序而行事，唯独他们可以享有自由。

早期斯多葛派追随伊璧鸠鲁，在决定论的范围内承认自

^① 伊璧鸠鲁：《致美诺的信》，载《古希腊罗马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8—369页。

由的主体具有相对独立性。斯多葛派的贤哲作为自由的主体具有无感，即具有不以外部情况为转移的内部安定性和相对独立性。但是，他的自由是虚幻的。正如黑格尔正确指出的，这种自由丧失了生活的充实内容。黑格尔写道：“自我意识的自由对现有的自然存在是漠不关心的，因而前者也给后者以自由……”；“思想的自由只具有纯粹的思想作为自己的真理，这个自由丧失了生活的充实内容，因此，它也仅仅是自由的概念，而不是活生生的自由本身。”^①

在伊壁鸠鲁和早期斯多葛派关于自由主体不以外部决定条件为转移的相对独立性和关于自由主体不屈从外部条件以及关于思想自由的学说中，孕育着关于自由的概念。早期斯多葛派对必然和自由相互关系的看法，具有某种民主主义性质。例如芝诺的理想国就是以平等和消除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差别为前提的。

中期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罗德斯岛的巴内修、波塞唐纽斯等人继承了这条路线，并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自由主体的范围。他们认为，不仅某些哲学家和贤哲可能是自由的，而且所有那些对人对己履行其义务和职责的人都能成为自由的人。他们把不尽义务看成是违背自然规律。例如，在罗德斯岛的巴内修的论文“论天职”中（西塞罗翻译了这篇论文），研究了克尽义务的标准，在这些标准中，占据很重要地位的是一个人的（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荣誉和品格。由此可见，反映社会被压迫阶层要求的倾向，在中期斯多葛学派思想家关于自由的学说中得到了表现。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和统治阶级危机现象的暴露，没落情绪逐渐渗透到了

^① 《黑格尔全集》第4卷，莫斯科1959年俄文版，第108—109页。

斯多葛派关于自由的学说之中。晚期的斯多葛派——塞涅卡、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的自由观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承认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绝对的决定论，另一方面，又承认意志的绝对自由。按照他们的意见，人的意志是独立自主的，但是，它又有善恶之分。罪恶的意志是受客观决定制约的，即受以前的种种原因的连续不断的链条所制约；而善良的意志则是神圣微粒在人身上的体现，因此只有它才是真正自由的。

晚期斯多葛派十分关注个人的自由，因而主张对“罪犯和奴隶”采取宽容的态度。这样解答问题与其说是要论证奴隶的自由权，还不如说是为濒临灭亡的奴隶主阶级作辩护。

在奴隶制解体的情况下，在晚期斯多葛派的自由学说中，占支配地位的是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情绪。

欧洲封建主义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其中包括他那些有关必然和自由的观点）得以复兴，但也遭到很大的歪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利用了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不彻底性，利用了他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也利用了他的关于第一推动者的学说。托马斯·阿奎那这个最有权威的经院哲学家和教会正统派分子的特点，是力图用中世纪神学精神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直到现在，阿奎那的哲学仍然被看作是官方承认的天主教学说。

在阿奎那看来，追求自由是人的特点。他认为人具有理智的灵魂和自由的意志，因此，人能自己选择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按照他的见解，理性是各种自由的基础。阿奎那断言，人在自己的行为中遵循着理性的判断，理性高于意志，人们能够得出有关善和恶的正确观念，能够自觉地进行选择并做到操行善良。